

中国古代 传世极品

《型世言》不兢叹南
风，徒抒捧日功。坚心
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令
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
空。九疑遗二女，双袖
湿啼红。大凡忠臣难
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
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
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残
辱，女哭几啼……

广来整理

上
[型世言]

XING SHI YAN
[明] 陆人龙 / 编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型世言(上)

〔明〕陆人龙
广来整理
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52
字 数 2800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(套)
书 号 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定 价 596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第 一 回	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	(1)
第 二 回	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	(23)
第 三 回	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	(36)
第 四 回	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	(54)
第 五 回	淫妇背夫遭冻 侠士蒙恩得宥	(66)
第 六 回	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	(81)
第 七 回	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	(99)
第 八 回	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	(117)
第 九 回	避豪恶懦夫远事 感梦兆孝子逢亲	(133)
第 十 回	烈妇忍死殉夫 贤媼割爱成女	(152)
第 十 一 回	毁新诗少年矢志	





第十二回

诉旧恨淫女还乡 (163)

宝钗归仕女

奇药起忠臣 (179)

第十三回

击豪强徒报师恩

代成狱弟脱兄难 (191)



叙

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；忠何必杀身，亦何必不杀身。忠何必覆家，亦何必不覆家。唯以凛然不受磨灭之心，可以质天地，可以动鬼神，可以靖君父，可以对家庭。呜呼，已矣！死犹生矣。即今日之笔舌，尤可见当日之须眉。彼景隆之身亦死，亦家囚，不天壤哉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铁尚书丹心，从今当更耿耿耳。

翠娱阁主人撰

第一回

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



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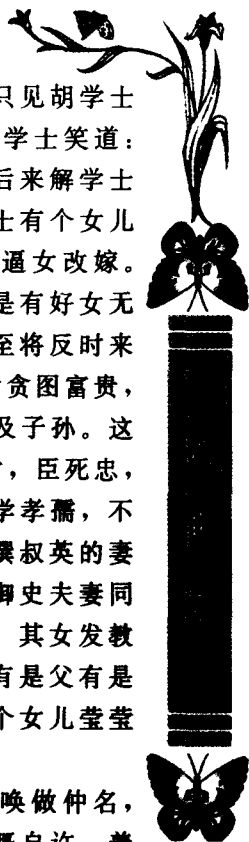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，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金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议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、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，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，欲待伐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，终夜彷徨。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。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家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，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怎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从不了，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，及

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。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于解家，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至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妻死夫。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刚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，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；曾风韶御史夫妻同刎；王良廉使夫妻同焚；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，毁形堙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。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犖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，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；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，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





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。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绣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，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，丁忧，此事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明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恭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，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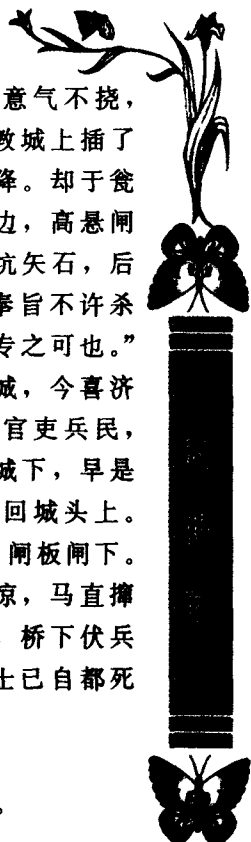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，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。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，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，又道济南要地，雇请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，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只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。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。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明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、户户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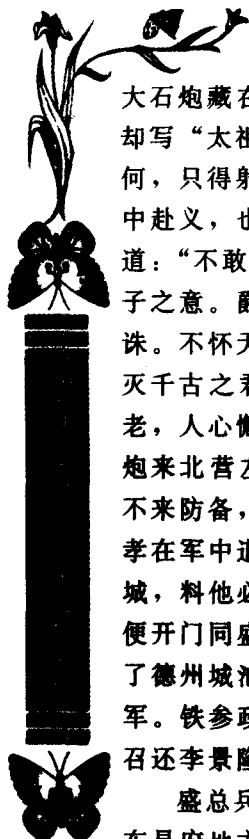


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，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，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，力尽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公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闸外之事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欣喜。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，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城头上。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，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蹿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。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吩咐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。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。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塌。铁参政预张布幔，当他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，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，相持数月。北军乃做大炮，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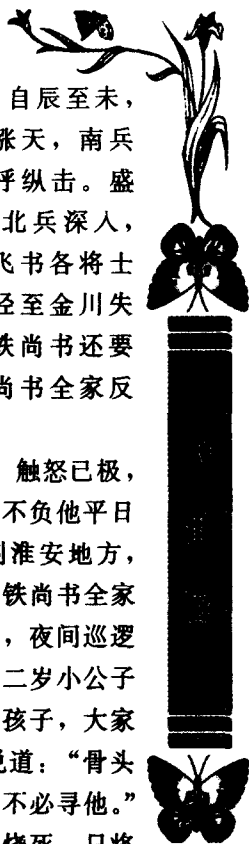
大石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”神牌挂在崩处，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思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而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，兄弟可诛。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斨斧，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。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，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，召还李景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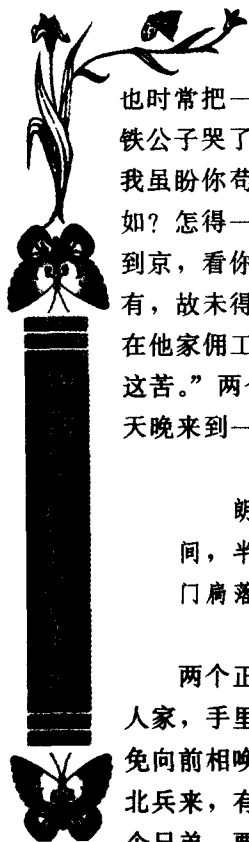
盛总兵与铁尚书，自督兵北讨。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酒酣痛哭，劝将士尽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，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围数重，铁尚书传令，拿得燕王有重赏。众军尽皆奋勇砍杀，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三月又在夹河大战，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

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，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。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。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尽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求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，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，大家道想是烧死了，去寻时又不见骨殖。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，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么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了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，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，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倒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





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。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盼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、母、兄、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愿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，看你父亲，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，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。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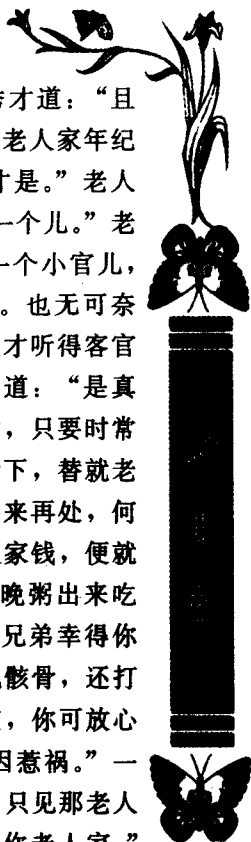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，小人兄弟是山东人。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只剩下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，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只有一个儿子金去从军，在峨嵋山大战死了。如今只一个老妻、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，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，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。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、腌萝卜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

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这老人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。这兄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既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，服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哪得闲钱？”说罢，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。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，便就在这里服侍老人家终身吧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，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来复你。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，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次早，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人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拜了，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导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，客官放心。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吩咐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





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，甚恨天不祚耳。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。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刚在都市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，子福童戍金齿，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。
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迳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，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，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。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，遽行擒捉。”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，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，作论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，任职出朝。”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。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。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。圣上就不强他，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不提。

话说铁小姐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

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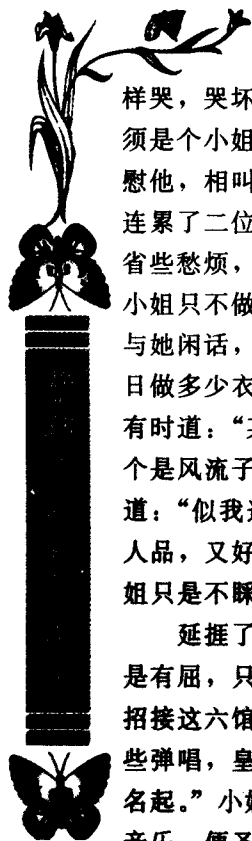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嶷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好造化！从天上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抬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她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列着锦衾、绣帐、名画、古炉、琵琶、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、异草、修竹、奇花。先好待她一待，后边要她输心依他。只见她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？”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’。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、父。我偏在秽污之地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，却不反与祖、父争气。”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、玩物都堆在一房。姊妹两个同在一房，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。上写：

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。

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那虔婆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她梳梳，又得几百金，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，人见了岂不恶厌？又早晚这





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”龟子道：“她须是个小姐性儿，你可慢慢搓挪她。”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，相叫了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，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俗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，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她闲话，说些风情。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主惯舍得钱，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、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。”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个是风流子弟，接着这样的人也不枉了。”又时直切到她身上道：“似我这嘴脸尚且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。若像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。”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捱了数月，虔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，真是有屈，只是皇帝发到这厢，习弦子箫管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、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，皇帝知道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断不失节，况在丧中也不理音乐，便圣上知道，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，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。”虔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你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你贞节，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，朝廷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，莫要鲜的不吃，吃腌的。”大声发付去了，两小姐好不怨苦。她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，也不着人服侍，要她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，叫骂道：“贱丫头，贱淫妇，我教坊里守甚节，不肯招人，倒教我们挣饭与你吃。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条的将皮鞭毒打，道：“奴才，我打你不得？你不识抬举，不依教训，